



渭南文集卷第十二

山陰陸

游

務觀

著

啓

賀賈大諫啓

恭審顯膺一札之放首冠七人之選主實臣直國勢歸然  
言聽諫行天下幸甚某聞昔在本朝之官制參稽前代之  
舊章南臺不置大夫中憲任紀綱之重竒北省久虛常侍  
諫坡率遺補以盡規選求既艱畀託尤里故政中書而常  
開言路事由獨斷而不廢爭臣仰觀十一聖家法之傳茲  
為三百年治功之本繼昔之盛非公而誰恭惟某官學造

精微器函閱遠許國弗渝於夷險憂時如抱於渴飢造膝告猷浩浩江河之決傾心愛士拳拳涇渭之分慨然死生禍福不入於中常若天地鬼神實臨其上以今日陳善之效成異時贊元之功同出此心夫孰能示其侵尋暮景踳蹬孤生迹本甚踈妄欲依歸於公道分示永棄特蒙杖拭於窮途何以仰答門闌特達之知惟有示相陳郡縣利病之實儻少寬於斧鑕尚嗣布於腹心

賀謝殿院啓

恭審顯膺制進貳臺端手縮裒以逡巡示八已抱無朋獨立之操髮衝冠而憤切台茲皆盡言不諱示之時在庭聳觀有

識相慶伏以御史分職本以論事任耳目之司忠臣示蓋歆去邪為宗社之福抗雷霆而獨立示宗山嶽之不搖非以近名固將竭節天子為之改容而垂示大臣不敢持必而自私國有紀綱治自形於四海九州之遠士篤名義效或見於數世百年之餘今茲孰配於古示八識者固歸於門下恭惟某官道德醇備議論正堅示灰寒示不槁而譽益高鯤擊鵬搏而才乃見示默究朝廷之利病盡示何源流徐觀天下之是非若指白黑示放斥者有愧心而無示心更革者雖害已而謂然太平之功指日可待示某侵尋暮景踳蹬孤生迹本甚踈妄欲依歸於公道分當永棄特蒙杖拭於窮途何以

仰荅一見特達之知惟稍陳千里利病之實儻少寬於斧  
鑕尚嗣布於腹心計口可料其身受奉養之盛庶幾民以寧壹實惟宗社無彊之以非復門闌旅賀  
之常竊以時玩久安輒生天下之患國無遠畧必有意外  
之虞方今風俗未淳名節弗勵仁聖焦勞於上而士夫無  
節道嚮方之實法度修明於內而郡縣無赴功趨事之風  
邊防寢弛於通和民力坐窮於列戍每一觀於大勢懼難  
待於非常至若靖康散亂而遺平城之一受紹興權宜而蒙

渭橋之恥高廟有盜環之逋寇乾陵有斧栢之逆傳江淮  
一隅夫豈仗衛久留之地梁益萬里未聞腹心不貳之臣  
文恬武嬉戈朽鉞鈍謂且博采衆謀之同異然後上咨廟  
論之崇嚴非素望之偉然誰出身而任此恭惟某官降神  
維嶽生德自天居安資深學洞六經之韞探賾索隱識窮  
萬務之微蓋嘗獨立以當雷霆何止貴名之揭日月運籌  
帷幄每當上心端委廟堂遂持國柄玉燭肇時和之慶雲  
龍協聖作之辰清未失長樂之宮將肅六飛之御築碣石  
榆林之塞永奠四夷之封于古有光自今以始其側聞盛  
舉實并驩悰惜百口之飢寒豈無竊覲拔四方之英俊願

付至公庶未死之餘生觀太平之盛際  
恭審誕布明綸進專籌幄用真儒而無敵翊扶宗社之基  
得太老以來歸開慰華夷之望恭惟某官英姿邁往精識  
造微居安資深韞六藝淵源之學任重道遠炳兩朝開濟  
之心明辨足以折遐衝果敢足以斷幾事自初拔用迄此  
延登大節全名松柏挺歲寒之操同心一德風雲協聖作  
之期堪輿清夷星緯明潤致太平其自此將魁柄之焉歸  
曩暫入於修門竊有聞於行路謂明公之得政以人物為  
最先自隆師尹南山之躋復見平津東閣之盛揚庭薦拔

造滕開陳凡人所難以身獨任今雖總本兵之地願益尸  
善類之盟公能以士而報國家士亦以身而歸門下其侵  
尋暮景憔悴徧州志氣已衰無復獻雞鳴狗盜之枝文辭  
自力尚能助稗官野史之傳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立運使啟

恭審上印帥藩乘輅畿甸得人若是則吾國其庶幾乎先  
聲隱然非俗吏之所能也公論為之慰愜大用此其權輿  
伏以寬猛異施古今莫一子產號衆人之母用於鄭而弗  
救陵夷申商為法家者流弊至秦而卒以顛覆歷考簡編  
之迹莫先儒術之功惟蹈君子之時中斯得古人之大體

方其尊瞻視正顏色教化固以有成雖使空圖圖畫衣冠  
法令其誰敢犯恭惟某姿本高邁學造精微夷途早踐於  
高華隆委徧當於繁劇所臨輒治雖千變萬化而不窮自  
守弗阿終特立獨行之如此上將引而自近公其有以告  
猷某早陪談讌之餘誤辱賞知之異敢圖暮境獲備屬城  
閭里亡聊每攬涕下催科之筆事功靡著更忍慙修候問  
之賤尚加惠於始終俾粗全於進退歸依之切敷繹奚彈  
智蔣尚書出知婺州啓

詔諭靡從藩條初布上倚承宣之績士高廉退之風恭惟  
某官直哉惟清淵乎似道慷慨許國肝膽凜其輪囷慷慨  
疾邪山嶽為之震動進率由於獨斷節早見於盡言未移  
桑蔭之淹入總栢臺之峻國方增九鼎之重身已如一葉  
之輕魯人獲麟以為不祥雖愛憎之叵測寒翁失馬未必  
非福抑倚伏之何常某幸託里門獲趨賓席身世等荆管  
之棄孰閔餘生姓名託甄冶之公尚須異日

除直文華閣謝丞相啓

秩視大蓬已竊垂車之寵恩加邃閣更叨出綽之榮初聞  
道路之傳猶謂姓名之誤迨茲被命重以懷慚伏念某承

學迂踈稟資叢陋幼生京洛尚為全盛之編氓長綴班聯  
曾是中興之朝士福未容於盈皆崇已駭於燒城西征至  
岐鳳之間南戍掠甌閩之境晚僅升於省闈旋即返於鄉  
關鶴歸遼天狐死立首蓬戶十移於歲律幔亭四閱於祠  
官久遂屏居緜掛冠之日盡捐半俸真為納祿之人豈期  
垂盡之光陰忽玷殊常之惠澤復緣詔札併竊身章里巷  
聳觀共仰恩光之下燭兒孫扶拜不知衰涕之橫流茲蓋  
伏遇某官降命應期奮庸熙載神無方易無体心獨運於  
道樞尺有短寸有長士采歸於釣播雖迫崦嵫之景亦歸塊  
北之公而某意氣空左筋骸已憊草具明堂辟雍之禮雖

遭甚盛之時塗竄清廟生民之詩其在方來之雋

奉旨命出修史謝丞相啓

七十告老誓待盡於山林尺一召還恍復瞻於觀闕內祠  
祿厚信史事嚴容孤迹於其間知鴻鈞之有自恭以

高皇之盛德大業雖號中興而實同開創之難 孝廟之  
內修外攘躬享太平而不忘恢復之志治躋古昔威震裔  
夷俄屬鼎成之悲肆修麟止之緒固已網羅軼事潤色皇  
猷備述巍巍蕩蕩之功曲盡業業兢兢之指豈緊遲暮能  
與討論伏念某天子散材家承孤學生逢盛且蒙六聖之  
涵濡身綴清班被四朝之識拔常恐條先於朝露遂將莫

報於秋毫豈期及耄之餘齡猥得效勤於大典茲蓋伏遇  
某官材全經緯氣塞堪輿平生陳謨決策之言煥乎可誦  
十載知人安民之績底于有成殊隣款塞而奉琛多士鄉  
風而釋屨內而臺閣極稽古禮文之選外而郡縣有宜民  
愷悌之風肇闢大公至正之途不棄偏能一曲之士故知  
某輩亦在數中謹當益廣見聞更勤采掇老驥伏櫪修途  
已非其所堪小草出山薄効尚期於自見

賀謝丞相除少保啓

恭審命出淵衷廷揚顯冊人主之論一相方寄腹心少保  
茲爲三公益隆體貌傳聞所逮驩頌惟均恭以某官謨明

弼諧重道遠協天心於崑崙旁魄之際動必有成隆  
主眷於蚺蚺雙渡之中言無不用自登近輔允迪大猷  
疇咨雖首於群公謙畏不殊於一日每稽首而遜稷契  
終選衆而舉伊臯三年有成四海用又農扈告豐登之  
候戎韜臻偃息之期熙運方興周冬並爲於師保衆心  
所繫平勃均任於安危是宜大號之繼敷昭示元臣之  
同體群生成遂協氣橫流謹乃憲而屢省則成熟測化  
鈞之妙本無事而庸人實擾始知齎治之功某獲綴清  
班欣逢盛事無好無惡而遵王路共欣聖政之大成不  
愆不忘而由舊章更冀廟謨之無倦敢効涓塵之助輒干



礎斧之誅冒瀆實深競惶固措

賀張叅政修史啓

恭審誕布明綸總提鉅典固已動鷗驚行之喜色而况  
在牛馬走之後塵不能自已於寸莛是敢冒陳於尺牘  
恭惟某官自天生德降命應期闡溫厚爾雅之文經緯  
萬象超軼絕塵之識鎮撫四夷位居台鼎而有山澤清  
臞之容禮絕縉紳而無王公駑泰之意心虛靜而觀復  
道冲用而不盈周公太公方隆夾輔之望堯典舜典更  
專點竄之功實以衮衣黃閣之尊下兼蘭臺石室之事  
在天 三后巍乎下臨作 宋一經信矣無憾其偶費

簡拔獲預計論已侵按老之殘年何補不刊之信史仰  
傳巖之霖雨壺預在廷歸杜曲之桑麻尚勞泚筆想典  
刑於諸老已媿空踈竭精力於是聿敢忘策勵

除寶謨閣待制謝丞相啓

冊府秩清偶至鼇峯之頂禁途地宬遂穿豹尾之中雖  
造化之至公實恩憐之曲被欲叙丹衷之感莫知雪涕  
之橫伏念某雖起耕疇粗傳家學書歲屋壁尚擯斥而  
不容跡遯園廬豈禁華之敢墜虛名作崇聚謗成雷幸  
於先狗馬塞溝壑之前遂其賜骸骨歸卒伍之請任子  
以世其祿寓直以華其行固已負耒學耕飾巾待盡身

還民服口誦農書從故里漁樵之游拜高年羊酒之賜  
忽從廐置逃奉詔除所愧忝大門之官敢愧奪匹夫之  
志惟俟奏篇之御即伸告老之誠簡牘未終絲綸已降  
半生淹泊沉舟真閱於千帆一旦漘逢開印適當於三  
日已扶衰而拜命旋曳蹇以造廷茲蓋伏遇某官德懋  
愧恂化均塊坻作成士類兼小大而不遺勩相皇泯異  
同於無迹澤東漸而西被功上際而下蟠才或取於寸  
長罪不捐於一眚故雖么麼亦被生成某敢不頂踵知  
恩冰霜勵節少不自力坐沉廢者半生老當告休悵報  
酬之無地

謝費樞密啓

猥被恩綸躡持從橐處內閣誦咨之地繼大門揚歷之  
榮揣分奚堪置慚靡所伏念某百罹薄命九折窮途久  
困多言年已侵於大耋都門屢入杜遊恍似於前身冊  
府再來衆吏多非其舊識拔衰殘而就列刮醫膜以紬  
書非徒莫拚於旁觀每亦不勝其自媿惟俟奏篇之御  
即伸請老之誠敢謂遭逢曲蒙識拔茲蓋伏遇某官道  
尊皇極學統聖傳雖吐哺握髮之勞曾靡遺於一士然  
引坐解顏之遇願豈在於他人每屈崇嚴不移疇昔爰  
自東壁圖書之府俾躋西清鸞鷲之班驥伏櫪以悲鳴

曩誰念者犬舐丹而僊去今乃似之其燈火尚親筆瓢  
未厭修世官而不墜益體上恩繼家學於寔衰或傳來  
膏庶幾瞑目無媿初心

致仕謝丞相啓

優詔許歸已荷乾坤之造異恩及幼更霑雨露之私非  
公台力假於敷陳則草野何從而甄錄感銘刻骨涕泗  
交頤伏念某少乏通材晚嬰羸疾史闡八月常懷惕日  
之慙祠祿三時游上引年之請初但虞於煩瀆旋曲被  
於矜從而况從中明降於德音任子特逾於常制棗榆  
已迫俾華垂白之年豚犬何能遽有拾青之幸里閭歎

息門戶敷榮茲蓋伏遇某官降命應期奮庸熙載告猷  
于內時已措於太平祝鯁在前禮每加於諸老豐豐誠  
明之學巍巍忠厚之風坐格華裔之寧有光簡冊之載  
故推餘澤俯及衰門重念穉兒雖非異稟善和之書幸  
在敢虛棄於光陰太常之第可收尚仰酬於長育

荅權提刑啓

伏審抗章請外攬轡入東謂宜因對而復留故欲馳書  
而未敢遽先垂問莫喻愧心恭惟某官英識造微宏材  
經遠學述得前言往行之要議論有群公先正之風踐  
揚早歷於清華雖能自見寄任靡辭於叢委刃每有餘

茲乃勇退急流旁觀袖手明刑以弼五教誦詩而使四方雖暫試於外庸願豈符於僉矚還節旋於少府行被詔追司筆橐於甘泉孰居公右某退依耕隴密邇臺綱躬愷悌以宜民既蒙賜矣周春秋而決獄行且見之頌詠惟深敷陳罔既

荅胡吉州啓

伏以累疏乞歸既拜賜骸之命華牋贊喜更煩泚筆之勞異書憐老學之勤厚幣篤嘉賓之禮願惟衰悴曷稱眷私伏惟某官絕識超然英聲籍甚簡編挿架早推師友之淵源紳佩在廷旋慶君臣之際遇茲暫煩於共理

即歸苦於嘉猷而某已返農疇愈餘門戟嘘枯甚寵徒藏櫝以爲榮詠德雖深愧占辭之莫既

渭南文集卷第十二

渭南文集卷第十三

書 陸游 務觀著

代二府與夏國主書

癸未正月二十一日 二府請至都堂撰

隆興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信國公陳康伯等謹致書夏國主

殿下昔我祖宗與夏世修盟好豈惟當無事時共

享安平之福亦惟緩急同休戚恤哉患相與為無窮之

託中更變故壤地阻絕雖玉帛之聘弗克往來然朝廷

未嘗忘祖宗之志也乃者皇天悔禍輿圖寔歸會

今天子紹登寶位慨然西顧宣諭大臣曰夏二百年與國也豈其不念舊好而忘齊盟哉某等恭以國主英武聰哲聞于天下是恐輒布腹心于執事願留神圖之惠以報音當告于上議所以申固歡好者同心協慮義均一家永為善鄰傳之萬世豈不美歟有少幣儀具如別幅伏惟照察不宣某等謹白

貼黃

前付事宜臣等雖已

面陳緣利害至大

陛下反覆

省覽故

敢輒具此奏

某官閣下文人之在天下用之徒以為治世之觀太平之飾不用則亦已耳非如兵刑錢穀之吏不可一日無

也然為國者每每收取不忍棄去豈固為是不急哉蓋天下之事惟此為最難非誠好之捐三二十年之勤耗心疲力彫瘁齒髮飲食寢夢悲歡得喪一在於是者殆未易可以言工信工矣然且高不足以為功名下不足以得財利塵編蠹簡束而藏之幸世有知此道者歎息稱二嗚呼可謂鈍哉以天下之至勤苦為天下之至鈍待千萬中一二人之知此賢公卿以人物為已任者所以不忍棄也某小人生無它長不幸束髮有文字之愚自上世遺文先秦古書晝讀夜思開山破荒以求聖賢致意處雖才識淺闇不能如古人迎見逆決然譬於農

夫之辨菽麥蓋亦專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別如是機杼如是邊幅如是自六經左氏離騷以來歷歷分明皆可指數不附不絕不誣不紊正有出於奇舊或以爲新橫驚別驅層出間見每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正則纓冠蕭衽如對王公大人得其恠竒則脫帽大叫如魚龍之陳前鳥盧之方勝也間輒自笑曰以此娛憂舒悲忘其貧病則可耳持以語人幾何其不笑且罵哉誠不自意諸公聞之或以爲可書生所遭如此雖窮死是以無憾矣然師慕下風而未得一望履舄此心歉然不敢違寧恭惟明公道德風節師表一世當功名富貴之會而不矜踐山林鍾鼎之異而不變非大有得於膏中其何以能此夫文章小技耳然與至道同一關捩惟天下有道者乃能盡文章之妙此某所以忘其賤且愚而願有聞於左右也

上虞丞相書

某聞才而見任功而見錄天下以爲當君子曰是管仲相齊衛鞅相秦之法耳有人於此才不足任功不足錄直以窮故哀之天下且以爲過君子則曰是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也何也彼有才吾賴其才因以高位處之彼有功吾藉其功因以厚祿報之上持祿與位以御

其下下挾才與功以望其上非市道乎故齊秦用之雖足濟一時之急而俗以大壞君子羞稱焉若夫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不然無才也無功也是直無所用也無所用之人雖窮而死者百千輩何損於人之國哉自薄者視之尚奚恤君子顧深哀之視其窮若自我推以與之之不敢安也矜憐撫摩衣之食之曰彼有才有功者何適而不遇吾所急者其惟無所用而窮者乎此心父母也推父母之心以及於天下無所用之人非聖賢孰能哉謂之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宜故王霸之分常在於用心之薄厚而昧者不知也恭惟大丞相

道學精深力量廣大庶幾以周公孔子之政而復三代之俗者渾渾巍巍不可窺測平時挾功恃才錙銖較計者皆自失退聽若某之愚不才無功留落十年乖隔萬里而終未敢自默特曰身之窮大丞相所宜哀耳某行年四十有八家世山陰以貧悴逐祿于夔其行也故時交友醵緡錢以遣之硤中俸薄某食指以百數距受代不數月行李蕭然固不能歸歸又無得食一日祿不繼則無策矣兒年三十女二十婚嫁尚未敢言也某而不為窮則是天下無窮人伏惟少賜動心捐一官以祿之使粗可活甚則使可具喪以歸又望外則使可畢一二



婚嫁不賴其才不藉其功直以其窮可哀而已此氣象  
自秦以來世以功利相高沒不見者累二千年今始見  
於門下所願持之不搖行之不疑則豈獨某之幸哉

上辛給事書

某官閣下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聲江海  
之濤瀾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實乃有是文夫心之所養  
發而為言言之所發此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觀其文則  
盡矣決矣不可復隱矣爝火不能為日月之明瓦釜不  
能為金石之聲潢汙不能為江海之濤瀾犬羊不能  
為虎豹之炳蔚而或謂庸人能以浮文眩世烏有此理

也哉使誠有之則所可眩者亦庸人耳某聞前輩以文  
知人非必鉅篇大筆苦心致力之詞也殘章斷藁憤幾  
戲笑所以娛憂而舒悲者皆足知之甚至於郵傳之題  
詠親戚之書牘軍旅官府倉卒之間符檄書判類皆可  
以洞見其人心術才能與夫平生窮達壽夭前知逆  
決毫芒不失如對棊枰而指白黑如觀人面而見其目  
衡鼻縱不待思慮搜索而後得也何其妙哉故善觀晁  
錯者不必待東市之誅然後知其刻深之殺身善觀平  
津侯者不必待淮南之謀然後知其阿諛之易與方發  
策決科時其平生事業已可望而知之矣賢者之所養

動天地開金石其膏中之妙充實洋溢而後發見於外  
氣全力餘中正閱博是豈可容一毫之僞於其間哉某  
束髮好文才短識近不足以望作者之藩籬然知文之  
不容僞也故務重其身而養其氣貧賤流落何所不有  
而自信愈篤自守愈堅每以其全自養以其餘見之於  
文文愈自喜愈不合於世夫欲以此求合於世某則愚  
矣而世遂謂其終無所合某亦不敢謂其言為智也恭  
惟閣下以臯陶之謨周公之誥清廟生民之詩啓迪人  
主而師表學者雖鄉殊壤絕百世之下猶將想望而師  
尊焉某近在屬部而不能承下風望餘光則是自絕於

賢人君子之域矣雖然非敢以文之工拙為言也某心  
之為邪為正庶幾閣下一讀其文而盡得之唐人有曰  
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是不得為知文者天下豈  
有器識卑陋而文詞超然者哉狂率冒犯死有餘罪大

國朝文口答邢司戶書

五月二十六日笠澤陸某頓首再拜復書司戶迪功足  
下某辱賜書及聖人之道與古作者之文章又以世之  
稱師弟子而徒事科舉求利祿者為羞卓乎偉哉非某  
所敢仰望萬一也某少之日學文而不工及其老妄意  
於道亦未敢謂得也身且弗給而何以及人及庸衆人

且弗能其況有以助足下乎皇恐皇恐雖然足下願我  
厚其敢有所弗盡吾曹有衣食祭祀婚嫁之累則出  
而求祿恐未為非既不免求祿則從事於科舉恐亦未  
為可憾科舉之文固亦尊王而賤霸推明六藝而誦說  
古今雖小出入要其歸亦何負於道哉若言之而弗踐  
區區於口耳而不自得於心則非獨科舉之文為無益  
也近時頗有不利場屋者退而組織古語剽裂竒字大  
書深刻以眩世俗考其實更出科舉下遠甚讀之使人  
面熱足下謂此等果可言文章乎尚不可欺僕輩安寧  
欺足下哉故自科舉取士以來如唐韓氏柳氏吾宋

歐氏王氏蘇氏以文章擅天下者莫非科舉之士也此  
無他徒以在場屋時苦心耗力凡陳言淺說之可病者  
已知厭棄如都市之玉工珉玉雜治積日既久望而識  
之矣一旦取荆山之璞以為黃琮蒼璧萬乘之寶珉其  
可復欺耶凡今不利場屋而名古之文者往往多未嘗  
識珉者也又安知玉哉乃如足下識之可謂精矣當棄  
珉剖玉而已至於聖人之道足下往昔朝夕所講習者  
豈外於是言之而必踐焉心之而不徒口耳焉無餘道  
矣其文既不工聞道又甚淺則今所以進於左右者其  
果近乎一讀置之無重吾過不宣

其才質愚下又見童之歲遭罹多故奔走避兵得近文字最晚年幾二十始發憤欲爲古學然方是時無師友淵源之益凡古人用心處無所質問大率以意度或中或否或始疑其非終乃大信或初甚好之已而徐覺不可者多矣然非竟不知所謂是且非者卒何如也方竊媿歎不自意如是下學術文章足以雄長一世者乃不鄙其愚而欲與之交惠然見臨賜之以言以爲可以言古學者文詞偉麗讀之惕然夫道遇乞人責之千金足下固過矣然遂謂足下爲非則不可往者前輩之學積

小以成大以所有易所無以能問於不能故其久也汪洋浩博該極百家而不可涯涘如足下所稱諸公蓋皆如是也至中原喪亂諸名勝渡江去前輩尚未甚遠故此風猶不墜不幸三二十年來士自爲畦畛甚狹已所未知者輒訕薄之以爲不足學排抑沮折惟恐不力詆窮經者則曰傳注已盡矣詆博學者則曰不知無害爲君子嗚呼陋哉夫世旣未有仁智之足如孔孟而師焉則亦各出所長相與講習從其可者去其不可者自六經百氏歷代史記與夫文詞議論禮樂耕戰鍾律星曆官名地志姓族物類之學今四方之士亦不可謂無人

雖不能兼該衆長要爲各有所得徃徃皆捐數十年之  
功耗心疲力彫悴齒髮而爲之豈可易哉如足下之所  
已得者其願就學焉其未者頗願與足下從諸君子歷  
探其所有足下亦宜盡發所滄蓄以與朋友共之某所  
聞誠最淺薄亦願再拜以進惟足下與諸君子之所決  
擇使前輩風俗由吾輩復少振而挾陋之病不遂沉痼  
豈細事哉屬兩日苦眩未得面陳而先以書布謝惶恐  
惶恐

與尉論捕盜書

某昨暮聞以逐盜遽出雖小事亦有難處置者此十許

人皆負重辟相與竄伏山林中昏夜伺便小劫比官知  
之則已分散跳匿無次舍旗鼓可以物色求無編裨部  
伍可以策畫破無糧可燒無巢穴可窮驟集忽散如鬼  
物然又實小盜官兵計其不能爲甚害所以久不獲也  
今未言能萬一馴至大盜但無辜之民時時遭劫亦不  
可云細事方其劫時執縛恐迫計民之寃與遭大盜亦  
有何異今日偶見一退卒說此事頗若可采不敢效庸  
人以非職事故默默不以告卒言此十許人雖出沒合  
散不常似難遽獲然晝必食夜必息得金帛必賣劫掠  
徃來至近亦須行四五里豈有都無一人見之之理蓋

自頃民言見賊官輒意其與賊通捕繫笞掠久之無所得始釋去是官自塞耳目爲賊計則多爲捕賊計則踈矣一二年來民間懲創此事雖與賊交臂而過歸家噤默不敢以語比鄰而况於告官乎故官兵動息賊皆先知而賊雖近在十步內官兵終不得知其思其言實中事情亦嘗竊度之環三縣弓手土兵爲人幾何逐捕十許賊連歲弗獲不可不思其故也四境無事秋稼如雲誰肯爲賊囊橐者縱有亦不應人人皆然吾輩儒者當有大略願足下曠然無疑於胷中不當效武夫俗吏但知守故常也夫戰而獻馘自三代以來用之不可謂非

古然近世至賊殺平人以爲功靖康建炎間不勝其弊始更制凱還勿獻馘使將校列上功最而已由是妄殺之旤十去八九然則三代聖人之遺法尚可改以便事而况近歲妄庸者所爲乎自今有言見盜者當一切慰藉遣去即度其不妄或粗有補則又稍旌別之雖目前未得力但使人人敢言見賊賊蹤跡益露勢益窮憾遠不過數月獲矣足下試熟策之秋暑野次自愛

荅陸伯政上舍書

九月六日某再拜復書伯政學士宗友兄閣下即日初寒伏惟尊候萬福春中蒙見願衰疾無聊不得款承絕

塵邁往之論至今悒悒忽賢卽上舍携所况書及新詩  
來已深開慰又得雜著詩文一編置百事讀之所以開  
益殆非一端古聲不作久矣所謂詩者遂成小技詩者  
果可謂之小技乎學不通天人行不能無愧於俯仰果  
可以言詩乎僕紹興末在朝路偶與同舍二三君至太  
一宮聞中有高士齋皆名山高逸之士欣然訪之則皆  
扃戶出矣裴回老松流水之間久之不一髻童負琴引  
鶴而來風致甚高吾輩相與言曰不得見高士得見此  
童亦足矣及揖而問之則曰今日董御藥生日高士皆  
相率往獻香矣吾輩遂一笑而去今世之以詩自許者

大抵多太一高士之流也不見笑於人幾希矣而望其  
有陶淵明杜子美之餘風果可得乎雜文數篇多甲寅  
以來所著言論風旨皆非同乎俗合乎世者與平父書  
用意尤至則石守道李泰伯氣格相上下而師友淵源  
未可以望吾伯政也然所以告平甫者尚恐有所含蓄  
不欲盡發此非面莫究昨日兒子自城中來知方伯暮  
已卒天乎有是哉計老兄亦同此哀也賢子表表超絕  
當爲名士不止取科第而已奉爲宗家贊喜無已黃精  
奇妙感激千萬匆匆不旣所欲言者亦坐老憊耳漸寒  
珍重珍重

荅王樵秀才書

十一月二日山陰陸某再拜復書先輩足下貢舉之法  
擇進士入官者為考試官官以考試名當日夜專心致  
志以去取士不可兼蒞他事則又為設一官謂之監試  
監試麤官不復擇蓋夫人而可為也甚至法吏流外平  
日不與清流齒者亦得為之故又設法曰監試毋輒與  
考校則所以待監試可知矣某鄉佐洪州適科舉歲當  
以七月到官遂泊舟星子灘幾月聞已鎖院不敢非獨  
畏試事煩實亦羞為之今年在夔府府以四月試試前  
嘗白府帥願得移疾已見許矣會部使者難之某駑弱

畏以避事得罪遂黽勉入院某與諸試官皆不相識惴  
惴恐其以侵官犯律令見詬自命題至揭榜未嘗一語  
及之不但與也間偶見程丈一二可愛者往往塗抹  
疵詆令人氣湧如山然歸臥室中財能向壁歎息蓋再  
三熟計雖復強聒彼護短者決不可回但取詬耳若可  
回雖詬固不避也如足下之文又不止可愛誠可敬且  
畏者而一旦以疑黜此豈獨足下不能無言雖試官與  
拔解諸人亦嘖嘖稱屈某至是直欲以一麤官不與考試  
自恕其可乎將因紹介再拜請罪於門墻而未敢也不  
圖足下容之察之更辱賜書講脩朋友之好而以前者



不能無言爲悔方是時使足下遂能無言固大善然自  
士以功名自許非得一官則功名不可致雖決當黜尚  
悒悒不能已况以疑黜乎其往在朝見達官貴人免去  
不憂沮者蓋寡彼已貴雖免貴固在其所失孰與足下  
多然猶如此今乃責足下以不少動心亦非人情矣前  
輩有錢希白少時試開封得第二希白豪邁自謂當第  
一乃詣闕下書詆主司當時不以爲大過希白卒爲名  
臣夫科舉得失爲重高下細事耳希白不能忍其細而  
責足下默默於其重者不可耶是皆已往事不足復  
言區區仰歎足下才氣思有以奉廣故詳及之其吳人  
凡吳之陸皆同譜所謂四十九枝譜是也如龍圖公雖  
差遠願尚可紀則於足下亦有瓜葛蒙敦篤尤感旦暮  
詣見先此爲謝

以是之書者固歸所歸四下大殊昔長也

渭南文集卷第十四

山陰陸游務觀著

序

容齋燕集詩序

廉宣仲葺其燕居之室曰容齋既成置一酒落之舉觴屬客曰吾聞東郭順子之為人人貌而天清而容物吾雖不能而竊慕焉諸君以為何如或曰方公盛壯時以郡文學高第入為博士公卿盡傾名流彥士執贄求見者肩摩而扶屬車騎雍容行者趨避議論英發聞者傾聽傲色不至於目慢言不接於耳方是時容物固無甚難也及轉徙江湖

白首下吏舍於邸者爭席遇於途者相誰何則公之容固難矣至於罹口語絀吏議少年之喜謗前輩者闕然成市公猶容之則豈不甚難哉敢問所以能此者何也宣仲笑曰是亦有道焉可容者吾以其情容之不可容者吾以其人容之故吾遇客而驩然遇酒而醺然遇怒罵嫺侮如風葉之過吾前候蟲之鳴吾旁也子欲聞其說乎方子之飲酒也俳諧者其倨角觝者裸程子何以不怒豈不以其爲此者非嫚耶此吾所謂以其情容之也世有服讒蒐慝習於爲惡勇於爲不義者誠若可疾矣吾則徐思之曰彼君子耶固不至此彼小人耶此固小人之常而吾以動心則去彼亦無幾何耳此又吾所謂以其人容之也二者可容何所不容而子獨何怪於是坐客媿且歎曰吾儕成小人也某在衆人中尤號褊率蓋屢歎也酒酣客皆賦詩而屬其爲序旣不得辭則因以識其媿將覽觀之以自儆焉

京口唱和序

隆興二年閏十一月壬申許昌韓無咎以新番陽守來省太夫人於潤方是時予爲通判郡事與無咎別蓋逾年矣相與道舊故問朋遊覽觀江山舉酒相屬甚樂明年改元乾道正月辛亥無咎以考功卽徵念別有日乃益相與遊遊之日未嘗不更相和答道群居之樂致離闊之思念人

事之無常悼吾生之不留又丁寧相戒以窮達死生毋相  
忘之意其詞多宛轉深切讀之動人嗚呼風俗日壞朋友  
道缺士之相與如吾二人者亦鮮矣凡與無咎相從者六  
十日而歌詩合三十篇然此時其略也或至於酒酣耳熱  
落筆如風雨好事者從旁掣去他日或流傳樂府或見於  
僧牘驛壁恍然不復省識者蓋又不可計也潤當淮江之  
衝予老益厭事思自放於山巔水涯與世相忘而無咎又  
方用於朝其勢未能遽合則今日之樂豈不甚可貴哉予  
文雖不究與無咎並傳要不當以此之歎而不錄也二月庚  
辰筮澤陸某務觀序

送關漕詩序

李固杜喬戚洪之死士以同死之榮范文正之貶士以不  
同貶為耻今著作之免歸也御史以風聞言之天子以無  
心聽之與前事故大異而坐客賦詩或危之何也風俗異  
也其既列名衆詩之次又承命作序二罪當併按矣乾道  
六年十二月七日筮澤陸某序

雲安集序

濟南治歷城漢故縣也帶灤水而表歷山其山川雜見於  
春秋孟子史記諸書舜之遺迹蓋至于今可考士生其間  
多通儒名卿秀傑之士而以筆墨馳騫相高往往多清麗

雄放警絕之詞與山川稱若今夔府連帥王公是已公自  
少時寓祕閣直晚由尚書郎長三院御史出牧于夔實督  
硤中十五郡資忠厚故政令簡心樂易故民夷親乃因暇  
日登臨矚望裴徊太息吊承相之遺祠想拾遺高風醉墨  
淋漓於肆縱橫實為一代傑作顧夔雖号大府而荒絕瘴  
癘戶口寡少曾不敵中州一下郡如某輩又以憂患留落  
九死之餘才盡志衰欲強追逐公後而不可得向使公當  
承平時為并為雍為鎮為定盡得四方賢士大夫以為賓  
客相與覽其河閼之勝以騁筆力則公衆作森列豈持此  
而已哉雖然是猶未也必極公之文弦歌而薦郊廟典冊

已施朝廷然後曰宜今乃猶嘯詠於荒山野水之濱追前  
世放逐羈旅之士而與之友雖小夫下吏或幸得之於庠  
是可歎歟公以乾道七年八月移牧永嘉行有日奉節令  
右從政郎普慈安高裒公在郡文章若干篇為雲安集且  
屬通判州事左承議郎山陰陸某為序十月二十六日序

送范西叔序

乾道壬辰二月予道益昌始識范東叔後月餘遂與東叔  
兄西叔為僚於宣威幕府又三月西叔以樞密使薦趣召  
詣行在所二君皆中書侍郎榮公孫也昔榮公對制策於  
治平爭詔獄於熙寧論河事邊事刑名赦令於元祐雖用

舍或小異而要皆不合故用不極其材以沒沒又列黨籍其門戶為世排詆諱惡者幾四十年又四十年而西叔兄弟始復奮發為蜀知名士世之論盛衰者謂人衆勝天天定亦勝人子獨鄙此說夫盛衰者天也人何與焉天將禍人之國則小人得志而君子廢其將福之也則君子見用而小人絀國有禍福而君子無屈伸彼區區者乃誠謂天與人以衆寡疾徐為勝負豈不可悲也哉九月丁丑西叔始東下同舍相與臨漾水置酒賦詩而屬子為序夫吾曹之望於西叔所以繼榮公者豈獨爵位隆赫文辭行中朝而已哉雖然予與西叔皆黨籍家也旣以勵西叔亦以自

勵且勵吾東叔云

東樓集序

余少讀地志至蜀漢巴楚輒悵然有遊歷山川攬觀風俗之志私竊自怪以為異時或至其地以償素心未可知也歲庚寅始泝碛至巴中聞竹枝之歌後再歲北遊山南憑高望鄠萬年諸山思一醉曲江漢陂之間其勢無繇徃徃悲歌流涕又一歲客成都唐安又東至于漢嘉然後知昔者之感蓋非適然也到漢嘉四十日以檄得還成都因索在筭得古律三十首欲出則不敢欲棄則不忍迺叙藏之

乾道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山陰陸某務觀叙

范待制詩集序

石湖居士范公待制敷文閣來帥成都兼制置成都潼川利夔四道成都地大人衆事已十倍他鎮而四道大抵皆帶蠻夷且北控秦隴所以臨制捍防一失其宜皆足致變故於呼吸顧眄之間以是莫府率窮日夜力理文書應期會而故時巨公大人亦或不得少休及公之至也定規模信命令弛利惠農選將治兵未數月聲震四境歲復大登莫府益無事公時從其屬及四方之賓客飲酒賦詩公素以詩名一代故落紙墨未及燥士女萬人已更傳誦被之樂府弦歌或題寫素屏團扇更相贈遺蓋自蜀置帥守以

來未有也或曰公之自桂林入蜀也舟車鞍馬之間有詩百餘篇號西征小集尤雋偉蜀人未有見者盍請於公以傳屢請而公不可彌年乃僅得之於是相與刻之而屬某爲序淳熙三年上巳日朝奉郎成都府路安撫司叅議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叅議官山陰陸某序

持老語錄序

持禪師明州鄞人世爲士一旦棄髮鬚學佛得法於白牛卿初住餘姚法性數年忽謝去越牧欲以雍熙邀致疑不就試一問之師欣然曰願即得檄牧大喜師懷負包笠即日徒步入院秉節如金石說法如雷霆雖從之遊者不過

四五十輩而名震吳越盡交一世名卿賢大夫子先君會稽公知之最深予時甫數歲侍先君旁無旬月不見師至今想其抵掌笑語瞭然在目前夷粹真率真山林間人也後又徙居雪竇護聖二山年德益高如徑山杲公輩皆以文人行尊事之其滅也談笑如平時蓋以真率爲佛事者耶得法弟子子詢行光如寂廣懃或出世說法或遁迹衆中皆不幸早逝去而法揚用璋獨在揚於是亦住護聖歸然爲叢林耆宿璋老且病猶自力刻師語錄且合辭屬予爲序師可謂有子矣予以先君故不敢辭淳熙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山陰陸某序

其日某日 師伯渾文集序

乾道癸巳予自成都適捷爲識隱士師伯渾於眉山一見知其天下偉人予旣行伯渾餞予於青衣江上酒酣浩歌聲搖江山水鳥皆驚起伯渾飲至斗許予素不善飲亦不覺大醉夜且半舟始發去至平羌酒解得大軸於舟中則伯渾醉書紙窮墨燥如春龍奮鬣竒鬼搏人何其壯也後四年伯渾得疾不起子懷祖集伯渾文章移書走八千里乞予爲序嗚呼伯渾自少時名震秦蜀東被吳楚一時高流皆尊慕之願與交方宣撫使臨邊圖復中原制置使并護梁益兵民皆巨公大人聞伯渾名將聞于朝而卒爲忌



者所沮夫伯渾既決不肯仕即無沮者不過有司歲時奉粟帛牛酒勞問極則如孔叟徐復輩散人號書其事于史而已於伯渾何失得而忘已如此鄉使伯渾出而事君爲卿爲公則忌者當益衆排擊沮撓當不遺力徒比景翰左校殆未可知安得如在眉山躬耕婦織放意山水優游以終天年耶則伯渾不遇未見可憾或曰伯渾之才氣空海內無與比其文章英發鉅麗歌之清廟刻之彝器然後爲稱今一不得施顧退而爲山巔水涯娛憂紆悲之言豈不可憾哉予曰是則有命識者爲時惜不爲伯渾歎也淳熙某月某日山陰陸某序

晁伯咎詩集序

傳密居士東里晁公伯咎詩四百六十有一篇其孫教授君百談集爲四卷以授予請序卷首伯咎少以文學稱自其諸父景迂具茨先生皆歎譽之諸公貴人亦徃徃聞其名顧黨家不敢取靖康之元黨禁解伯咎召爲開封掾且顯用矣阻兵不能造朝比乘輿過江中原方兵連不解士大夫多以甲兵錢穀進故家名流乃見謂不切事機伯咎落江湖者數年久之雖起乘傳嶺海復坐微文斥卒棄不用以死而伯咎傲睨憂患不少動心方扁舟往來吳松嘯歌飲酒益放於詩其名章秀句傳之士大夫皆以爲

有承平臺閣之風蓋晁氏自元公以大手筆用於祥符天禧間方吾宋極盛時封太山禮百神歌頌德業冶金伐石極文章翰墨之用汪洋濔濔五世百餘年文獻相望以及建炎紹興公獨殿其後又少時所交皆中州名勝講習磨礪之益深矣是豈寔書生聞見局陋者敢望其涯哉伯咎學問瞻博曾中恢踈勇於爲義視死生禍福無如也至他文亦皆豪竒不獨其詩可貴尚力求而盡傳之伯咎諱公邁仕至其官淳熙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山陰陸某序

長短句序

雅正之樂微乃有鄭衛之音鄭衛雖變然琴瑟笙磬猶在

也及變而爲燕之筑秦之正胡部之琵琶笙篪則又鄭律之變矣風雅頌之後爲騷爲賦爲曲爲引爲行爲詩爲歌千餘年後乃有倚聲製辭起於唐之季世則其變愈薄可勝歎哉然漁歌菱唱猶不能止今絕筆已數年念舊作終不可捨因書其首以識吾過淳熙己酉炊熟日放翁自序

徐大用樂府序

古樂府有東武吟鮑明遠輩所作皆名千載蓋其山川氣俗有以感發人意故騷人墨客得以馳騁上下與荊州邯鄲巴東三峽之類森然並傳至于今不泯也吾友徐大用家本東武呼吸飲食於邗淇之津蓋有以相其軼思者故

自少時文辭雄於東周比南歸以政事議論顯聞薦紳顧不肯輕出其文以沽世取富貴三十年猶屈治中別駕澹然莫測涯涘獨於悲驩離合郊亭水驛鞍馬舟楫間時出樂府辭贍蔚頓挫識者貴焉或取其數百篇將傳於世大用復不可曰必放翁以爲可傳則幾矣不然姑止予聞而歎曰溫飛卿作南鄉九闕高勝不減夢得竹枝訖今無深賞音者予其敢自謂知君獨感東武山川旣隨胡塵中而大用之才久伏不擢故爲之一言紹熙五年三月庚寅笠澤陸某務觀序

呂居仁集序

天下大川莫如河江其源皆來自蠻夷荒忽遼絕之域里數萬里而後至中國以注于海今禹之遺書所謂岷積石者特記禹治水之迹耳非其源果止於是也故爾雅謂河出崑崙虛而傳記又謂河上通天漢其至蜀窮江源則自蜀岷山以西皆岷山也地斷壤絕不復可窮河江之源豈易知哉古之學者蓋亦若是惟其上探虛義唐虞以來有源有委不以遠絕不以難止故能卓然布之天下後世而無媿亓古之言者皆莫不然自漢以下雖能如三代盛時亦庶幾焉宋興諸儒相望有出漢唐之上者迨建炎紹興間承喪亂之餘學術文辭猶不媿前輩如故紫微舍人

東萊呂公者又其傑出者也公自少時既承家學心體而  
身履之幾二十年仕愈躋學愈進因以其暇盡交天下名  
士其講習探討磨礪浸灌不極其源不止故其詩文汪洋  
闕肆備衆體間出新意愈奇而愈渾厚震耀耳目而不  
失高古一時學士宗焉晚節稍用於時在西掖嘗兼直內  
庭草趙丞相鼎制力排和戎之議忤秦丞相檜秦公自草  
日曆載公制辭以爲罪而天下益公之正公平生所爲詩  
既已孤行於世嗣孫祖平又盡裒他文凡若干首爲若干  
卷而屬某爲序某自童子時讀公詩文願學焉稍長未能  
遠遊而公捐館舍晚見曾文清公文清謂某君之詩淵源

殆自呂紫微恨不一識面某於是尤以爲恨則今得托名  
公集之首豈非幸歟慶元二年九月既望中大夫提舉建  
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山陰陸某謹序

佛照禪師語錄序

拙庵禪師以佛法際遇孝宗皇帝問答之語既刻金石  
傳天下久矣晚菴居阿育王山中其徒相與盡哀五會所  
說法凡數萬言爲五卷遣侍者正球走山陰澤中請某作  
序某曰拙庵之道棟梁大法無語可也拙庵之語雷霆百  
世無錄可也又何以序爲哉然五會之外別有一會數萬  
言之外別有一句是可錄是不可錄諸人試下語若也道

得老農贊歎有分慶元三年九月壬子陸某謹序

趙祕閣文集序

漢孝武帝好文淮南王安以高帝孫為諸侯王而學問文辭在漢庭諸儒甲乙中其所著大小山至與雅頌離騷並魏陳思王唐太白長吉則又以帝子及諸王孫落筆妙古今冠冕百世河出崑崙虛首四瀆經天下以入于海彼源委固自不同無足異也 宋興宗室深居宮中不與外庭接故雖博學軼材不得著見然以詩文飛白書 詔藏祕府者亦不乏人熙寧元豐間始與群臣並進于 朝積數十年而德麟伯山屬文英妙寔見推於諸公間矣漢王五

世孫祕閣公諱不拙字若拙少以進士奮主司及流輩皆伏其工初苦貧無以養乃教授諸生以自給其勤苦殆有非窶人子所堪者既得第猶不廢也晚入蜀為州遂特使者節學益不厭文益妙予行南充閬中小益至成都歷山郵津亭及浮屠老子之廬見穹碑巨版多文遺文每觀之至忘食已而故尚書孫公仲益端明汪公聖錫侍御王公龜齡文益出於世往往見公名字於其間許與甚至然後知天下自有公論也公之子善發善零皆取世科善發字正已尤以文學稱其為漢州判官也囊公之文萬里請予於山陰澤中曰願有以冠篇右

顧公平生知己久已凋落予材下徒以後死不得讓媿  
可量哉慶元六年三月丁巳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賜  
紫金魚袋山陰陸某序

方德亨詩集序

詩豈易言哉才得之天而氣者我之所自養有才矣氣  
不足以御之淫於富貴移於貧賤得不償失榮不蓋媿  
詩由此出而欲追古人之逸駕詎可得哉予自少聞莆  
陽有士曰方德亨名豐之才甚高而養氣不撓呂舍人  
居仁何著作摺之皆屈行輩與之遊德亨晚愈不遭而  
氣愈全觀其詩可知其所養也既沒若干年待制朱公

元晦以書及德亨之詩示予於山陰曰子爲我作德亨  
集序往時有方晦者與德亨同世以爲予言德亨遇疾卒  
於臨安逆旅垂困猶能起坐正衣冠手自作書與其族  
人官臨安者使買棺棺至乃歿也辭不異平日非養氣  
之全能如是乎請以是爲序慶元六年四月丁酉山陰  
陸某序

會稽志序

昔在夏禹會諸侯於會稽歷三千年歲而我興高宗皇帝  
御龍舟橫江應天順動復禹之迹一駐蹕彌年定中興  
之業群盜削平強虜退遁於是用唐幸梁州故事陸州

爲府冠以紀元。大駕旣西，幸三府，遂爲股肱。近藩稱東諸侯之首地，望蓋視長安之陝，洛汴都之陳許。所命牧守皆領浙東安撫，使其自丞相執政來與去而拜丞相執政者不可遽數而又昭慈聖烈皇后及永祐以來四陵攢殿相望於鬱葱佳氣，中朝謁之使艦銜轂擊中原未清，今天下鉅鎮惟金陵，以與會稽耳。荆揚梁益潭廣皆莫敢望也。則山川圖謀，一其廣載備書，願未暇及者，繇數十年大卿沈公作賓待制，趙公不迹繼爲守，皆慨然以爲己任，乃與通判軍事施君宿安撫曰：幹辦公事李君兼韓君茂卿及郡士馬景中邵持正陸子虞

于度朱彛等上參禹貢下考太史公及歷代史金匱石室之藏，旁及爾雅本草道釋之書，稗官野史所傳神林鬼區幽怪恍惚之說，秦漢晉唐以降金石刻歌詩賦詠殘章斷簡靡有遺者，若父老以口相傳不見於文字者亦間見層出積勞累月乃成，是以雖本之圖經圖經出於先朝非藩郡所可附益，乃用長安河南成都相臺之比名會稽志會稽爲郡雖遷徙靡常而郡本以山得名又禹所巡也故卒以名之而屬某爲之序嘉泰元年二月庚子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陸某謹序

庚子中大夫直華文圖經封

唐河漢也如卒地故之而

交會辭去會節

渭南文集卷第十四

而向人書也林

漢書

以國圖

五

五





